

# 候時前的村霞在我

著 玲 丁

版出店書聯三知新·書讀·活生

我 在 霞 村 的 時 候

生 活 · 讀 書 · 新 坤

三 聯 書 店 出 版

479 · Q179 · 32K · P.186 · ¥5.800

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



一九四三年吉林遠方初版  
一九五〇年八月三聯(京)第一版(修訂)  
一九五一年一月第二版  
導文印刷所承印  
上海造 7001—17000 冊

• 發 行 者 •

三聯 · 中華 · 商務 · 開明 · 聯營聯合組織

中國圖書發行公司

• 各 地 分 店 •

三聯書店 中華書局 商務印書館

開明書店 聯營書店

## 目次

夜.....	1
我在夏村的時候.....	11
入伍.....	13
縣長家庭.....	15
壓碎的心.....	16
秋收的一天.....	101
新的信念.....	114
一顆未出膛的槍彈.....	125
校後記.....	128

## 夜

羊群已經趕進了院子，趙家的大姑娘還坐在她自己的窰門口捻鞋幫，不時扭轉着她的頭，垂在兩邊肩上的銀絲耳環，便很厲害的搖晃。羊群擁擠着朝欄裡衝去，幾隻沒有出外的小羊跳蹦着，被撞在一邊，叫起來了。

鑽聚在這邊窰裡炕上的幾個選舉委員會的委員，陸續從窗口跳了出來。他們剛結束了會議，然而却還在叮嚀些什麼，捺着鞋幫的滑子便又扭轉過來，露出一掬粘膩的、又分不清是否含着輕蔑的一種笑容。

被很多問題弄得疲乏了的委員們，望了望天色，藍色的炊烟已經從窰頂上的烟突裡吐出來，又爲風吹往四方，他們決定趕到前邊的莊子去吃飯，因爲在這晚上還要佈

置第二天的選舉大會，然而已經三四天沒有回家的指導員却意外的被准許回家。區委委員會爲他向大家說了一陣牧畜是很重要的等等的話。他的唯一的牛就在這兩天要生產，而他的老婆是一個只能燒燒三頓飯，四十多歲了的女人。

招待員從掃着石磨的老婆身邊趕了出來：『已經派好了飯呢。怎的又走了呢？家裡婆姨燒的飯香些麼？』他抓住年輕的代理鄉長的手，鄉長在年下剛娶了一個才十六歲長得很漂亮的妻子，因此，常常會被別人善意的拿來取笑。

站在大門口看對山盛開的桃花的又是那發育得很好的清子。長的黑的髮辮上紮着粉紅的絨繩。從黑坎肩的兩邊伸出着條紋花布袖子的臂膀，高高的舉着，撐在門柱上邊，十六歲的姑娘，長得這樣高大，什麼不够法定的年齡，是應該嫁人了的啊！

在橋頭上分了手，大家都朝南走，只有何華明獨自往北向着回家的路上。他還看見那倚在門邊的粗大姑娘，無言的眺望着遠遠的地方。一個很奇異的感覺，來到他心上，把他適才在會議上弄得很糊塗了的許多問題全趕走了。他似乎很高興，跨着輕快的步子，吹起口哨來。然而却又忽然停住，他幾乎說出聲音來的那麼自語了：

「這婦女就是落後，連一個多月的冬學都動員不去的，活該是地主的女兒，他媽

的，他趙培基有錢，把女兒當寶貝養到這樣大還不嫁人……」

他有意的搖了一下頭，讓那留着的短髮拂着他的耳殼，接着便把它抹到後腦去，像抹着一層看不見的煩人的思緒，於是他也眺望起四周來。天已經快黑了。在遠遠的兩山之間，停着厚重的靛青色的雲塊，那上邊有幾縷淡黃色的水波似的光，很迅速的又是在看不見的情形中變幻着，山的顏色和輪廓都也模糊成一片只給人一種沉鬱之感，而人又會多想起一些什麼來的。明亮的西邊山上，人還跟在牛の後邊，在鬆的田地裡走來走去。也有背着犁，把牛從山坡上趕回家去的。只有這作為指導員的他已讓土地荒蕪。二十天來，爲着這鄉下的什麼選舉，回家的次數就更少，簡直沒有上過一次山。相反的，就是當他每次回家之後聽到的抱怨和嘮叨也就更多。

其實每當他看見別人在田地裡辛勞着的時候，他就要想着自己那幾塊等着他去耕種的土地，而且意識到在最近無論怎樣都還不能離開的工作，總是說不出一種痛楚。假如有什麼人關切的問着他，他便把話拉開去，他在人面前說笑，談問題，做報告，而且在村民選舉大會的時候，還被人拉出來跳秧歌舞，唱迷胡，他有被全鄉的人所最熱稔的和歡迎的嗓子，然而他不願同人說到他的荒着的田地，他只盼望着這選舉

4  
工作一結束，他便好上山去，那土地，那泥土的氣息，那強烈的陽光，那伴他的牛在呼喚着他，同他的生命都不能分離開來的。

轉到後溝的時候，已經全黑下來了，靠着幾十年的來來去去，和習慣了在黑處的視覺，他仍舊走的很快。而思緒也很快的轉着，他是有很久的歷史，很多可紀念的事同這條兇險、幽僻的深溝一道寫着的。當他還小的時候，他在這裡爲了追一條麂子跑到有叢林的地帶去而遇見豹的危險故事。他也曾離開過這裡，挾着一個小包捲去入贅在老婆的家中，那時他才二十歲，她雖說已經三十二歲了，可是即使現在他也不能在回憶中搜出一個難看的印象，不久，他又牽了馱着老婆的小驢回來了。什麼地方埋葬過他的一歲的兒子，和什麼地方是安睡着他四歲女兒的屍體，無論在怎樣的深夜他都能看見，而且有一年多他們在這溝裡簡直只能在夜晚才能動作，那個小隊長不就是被打死在那棵大榆樹邊的麼？那時他正在赤衛隊。他自從做了指導員以來常常弄得很晚才回家，而這些過去的印象帶着一些甜蜜、辛酸和興奮來撫慰他，他實在被很多艱深的政治問題弄得很辛苦，而村鄉上的工作也的確繁難，因此他對於這孤獨的夜行，雖說還不能說養成爲一種愛好，但却實在是並不討厭。



兩邊全是很高的山，越走樹林越多，汨汨的響着的水流，有時在左，有時在右。在被山遮成很窄的一條天上，有些很冷靜的星星眨着眼來望他。微微的南風，在身後斜吹過來，總帶着一些熟悉的却也分不清是什麼的香味。遠遠的狗在叫了，有兩顆黃色的燈光在暗處。他的小村是貧窮的，幾乎是這鄉裡最窮的小村，然而他愛它，只要他看見那堆在張家窖外邊的柴堆，也就是村子最外邊的一堆柴，他就格外有一種親切的感覺，他並且常常以為驕傲，那就是在這只有二十家人家中却有二十八個是共產黨員。

當他走上那寬坦的斜坡路，就走得更快了，他奇怪爲什麼這半天他幾乎完全把他的牛忘記了。他焦急的要立刻明白這個問題，生過了沒？還是沒有；平安無事呢，還是壞了？他在平日閑空時也曾幻想過一條小牛，同她母親一模一樣，喜歡跳躍，他急急的跑到了家，朝向關牛的地方。

## 二

第二次從牛的住處回來後，老婆已經把炕收拾好，而她自己並不打算睡，仍坐在

灶門前。她凝視着他，忍着什麼，不說話。但他却在她臉上的每條皺紋裡，看出都埋伏得有風暴。習慣使他明白，除了披上衣，趕快出門是不能避免的。然而時間已經很晚了，加上他的牛……他不能出去，他嫌惡的看著她已開始露頂的前腦，但他希望省去一場風波，只好不去理她，而且在他躺下去時，說：「唉，實在熬！」他這樣說，爲的表示他不願意吵架，讓女人會因爲他疲乏而饒了他。

然而有一滴什麼東西落在地下了，女人在哭，先是一顆兩顆的，後來眼淚便在臉上開了許多條河流不斷的流着。微弱的麻油燈，照在那滿是灰塵的黃髮上，那托着腮頰的一隻瘦手在燈下也就顯出怕人的蒼白，她輕輕的埋怨着自己，而且詛咒：

「你是應該死的了，你的命就是這樣壞的呀！活該有這末一個老漢，吃不上穿不上是你的命嘛……」

他不願說什麼，心裡又惦着牛，便把身子朝窗外躺着。他心裡想：「這老怪物，簡直不是個「物質基礎」，牛還會養仔，她是個什麼東西，一個不會下蛋了的母

● 然是疲倦的意恩。

雞。」什麼是「物質基礎」呢，他不懂，但他明白那意思就是說那老東西已經不會再生娃的了，這是從副書記那裡聽來的新名詞。

他們兩人都極希望再有個孩子。他需要一個幫手，她一想到她沒有一個靠山就傷心，可是他們却更不和氣，她罵他不掙錢，不顧家，他罵她落後，拖尾巴，自從他做了這鄉的指導員以後，他們便更難以和好，像有着解不開的仇恨。

以前他們也吵架的，但最近她越覺得更難過；因為他越來越厲害的沉默。好像他的脾氣變得好了，而她的更壞，其實是他離去的更遠，她毫不能把握住他。她要的是安適的生活，而他到底要什麼呢，她不懂，這簡直是荒唐。更其令她傷心的，是她明白她老了，而他年青，她不能滿足他，引不起他絲毫的興趣。

她哭得更厲害，搥打着什麼，大聲咒罵，她希望能激怒他，而他却平靜的躺着，用着最大的力量壓住自己的嫌厭，一個壞念頭便不覺的又來了：

「把幾塊地給了她，咱也不要人燒飯，做個光身漢，這竈，這鍋灶，這碗碗盞盞全給她，我拿一付鋪蓋，三兩件衣服，橫豎沒娃，她有土地，傢具，她可以撫養個兒子，咱就……」彷彿感覺到一種獨身的輕鬆，翻了一個身，一隻燦烘烘的貓正壓在他

側邊，被他一打，躬着身子走了一步又躺下了。這貓被養了三年，是隻灰色的貓，他並不喜歡別的貓，然而却很喜歡這隻灰貓，每當他受苦回家後，牠便偎在他身邊，他躺在熱炕上摸着牠，等老婆把飯燒好了拿上來。

老婆還在生氣，他担心她失錯把她旁邊孵豆芽的缸打破，他是很喜歡吃豆芽的。但他却不願說話，他又翻過身去，腳又觸到炕角上的簍子，那裡邊罩了一窠新生的小雞，因為被驚，便啾啾的叫了起來。

『知道我身體不成，總是難活●，連一點忙都不幫，草也是我鋤的，牛要生仔，也不管……』她好像已經站了起來，他怕她跑過來，便一溜下炕，往院子裡去了，他心裡却還在賭氣的說：『牛，小牛都給你。』

半個月月亮倒掛在那面山頂上邊，照得院子有半邊亮。一隻狗躺在院當中，看見他便站起來走過一邊去。他信腳又到了牛欄邊，槽裡還剩下很多的草。牛躺在暗處，輕輕的噴着鼻子，『媽的，爲什麼還不生呢！』便焦急的想起明天的會。

他剛要離開牛欄的時候，一個人影橫過來，輕聲的問着：『你的牛生仔了沒有？』這人一手托着草筐，一手撐在牛欄的門上，擋住他出來的路。

『是你，侯桂英。』他嚷聲的說了。心不覺的跳得快了起來。

侯桂英是他間壁的青聯主任的妻子，丈夫才十八歲，而二十三歲了的她却總不歡喜，她曾提出過離婚。她是婦聯會的委員，現在被提爲參議會的候選人。

這是第三次還是第四次了，當他晚上起來喂牲口時，她也跟着來喂，而且總跟過來說幾句話，即使白天見了，她也總是眯着她那單眼皮的長眼笑。他討厭她，恨她，有時就恨不得抓過來把她撕開，把她壓碎。

月亮光落在剪了的髮上，落在敞開的脖子上，牙齒輕輕的咬着嘴唇，她望着他，他也呆立在那裡。

『你……』

他感到一個可怕的東西在自己身上生長出來了，他幾乎要去做一件嚇人的事，他可以什麼都不怕的，但忽然另一個東西壓住了他，他截斷了她說道：

『不行的，侯桂英，你快要做議員了，咱們都是幹部，要受批評的。』於是推開

了她，頭也不回的，走進自己的審裡去。老婆已經坐到炕上，好像還在流眼淚。

「唉！」他長長的抽了一口氣，躺到了炕上。

像經過了一件大事後的那麼有着應有的鎮靜，像想着別人的事件似的想着適才的事，他覺得很滿意。於是他喊他的老婆：「睡吧，牛還沒有養仔呢，怕要到明天。」

老婆看見他在說話了，便停止了哭泣，吹熄了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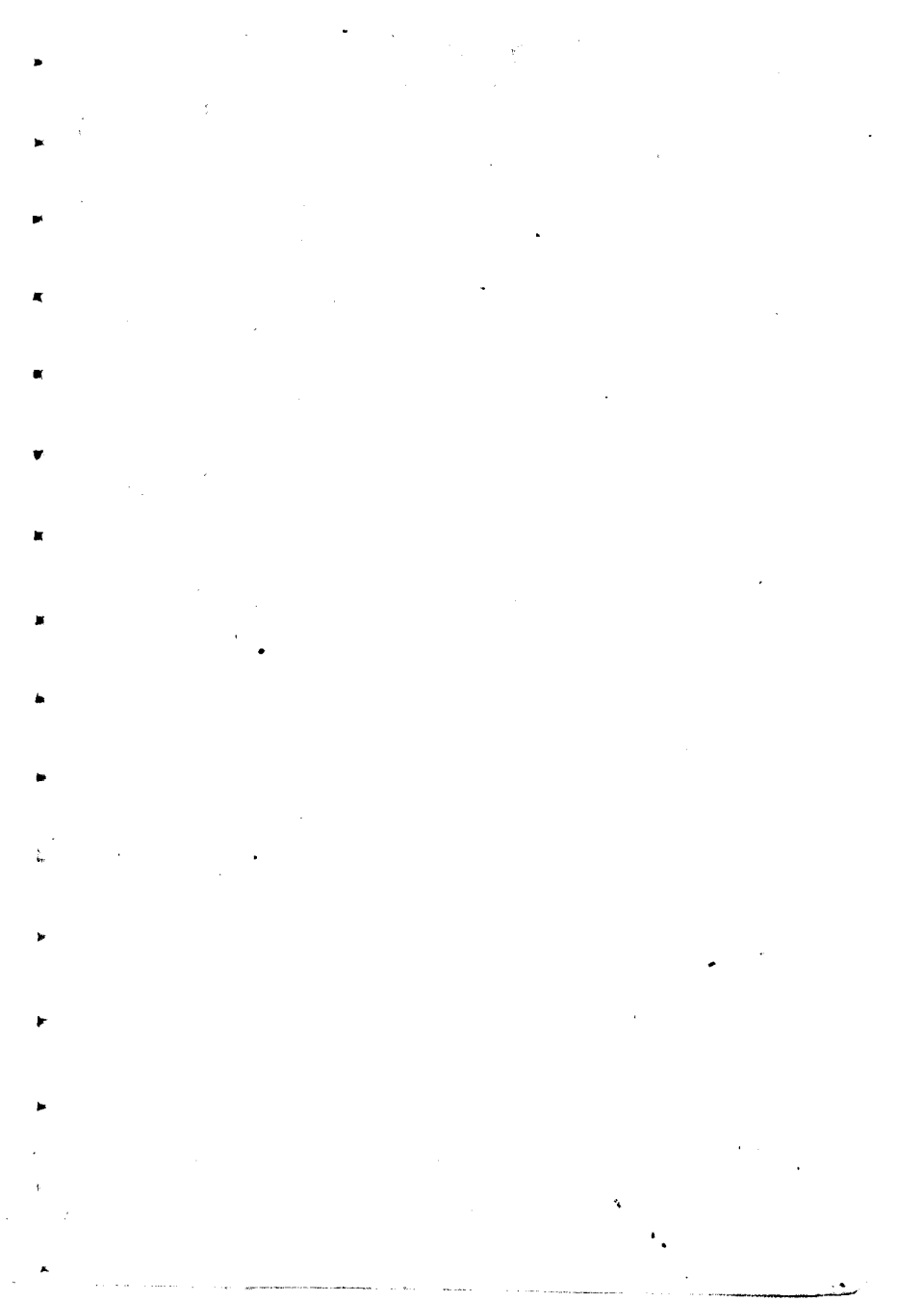
「這老傢伙終是不成的，好，就讓她燒燒飯吧，鬧離婚印象不好。」

然而院子裡的鷄叫了。老婆已脫了衣服，躺在他側邊，她嘮叨的問着：「明天還要出去麼？什麼開不完的會……」

「牛是又怕要侍候了……」但他已經沒有很多時間來想牛的事，他需要睡眠，他闔着眼，努力去找瞌睡，却只見一些會場，一些群眾，而且聽到什麼「宣傳工作不夠囉，農村落後呀，婦女工作等於零……」等等的話，他一想到這裡，就免不了煩躁，如何能把農村弄好呢，這裡沒有做工作的人呀。他自己是個什麼呢，他什麼也不懂，他沒有住過學，不識字，他連兒子都沒有一個，而現在他做了鄉指導員，他明天還要報告開會意義……

窗戶紙在慢慢變白，隔壁已經有人起身了。而何華明却剛剛沉入在半睡眠狀態中，黃瘦的老婆已經睡熟了，有一個眼淚嵌在那凹下去了的眼角上。貓又睡在更側邊沉沉的打着鼾。映在曙光裡的這窰洞倒也顯得很溫暖很甜適。

天漸漸的大亮了。





## 我在霞村的時候

因為政治部太嘈雜，莫俞同志決定要把我送到鄰村去暫住，實際我的身體已經復原了，不過既然有安靜的地方暫時休養，趁這機會整理一下近三月來的筆記，覺得也很好，我便答應他到霞村去住兩個星期，離政治部有三十里路。

同去的還有一位宣傳科的女同志，她大約有些工作，但她不是個好說話的人，所以一路顯得很寂寞，加上她是一個『改組派』的腳，我的精神又不大好，我們上午就出發，可是太陽快下山了，才到達目的地。

遠遠看這村子，也同其他村子差不多。但我知道，這村子裡還有一個未被毀去的建築得很美麗的天主教堂，和一個小小的松林，而我就將住在靠山的松林裡。從這裡可以直望到教堂。現在已經看到靠山的幾排整齊的窯洞，和窯洞上的綠色的樹林，我覺得很滿意這村子。